

# 永不泯灭的回声

——纪念电影音乐家葛炎诞辰100周年

■ 文 李果

今年是著名电影音乐家葛炎(1922-2003)百年诞辰。在中国电影音乐家的璀璨阵列中,葛炎无疑是闪烁着煜煜星光的那颗耀耀明星。尽管在新行渐远的时光里,知道他姓名和卓越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中国银幕上留下的动人旋律,却像“永不泯灭的回声”,永久地回荡在中国电影迈步前行的宽广天地间。

葛炎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音乐家。早在刚上初中不久,他就加入“我们的儿童剧社”,并先后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各种救亡宣传和演出活动中,他逐步认识到了革命的道理,寻找到人生道路。1938年4月,年仅16岁、初中尚未毕业的葛炎背上心爱的小提琴,与17位小伙伴组成的“上海小小流动剧团”离开家乡上海,经温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一边坚持抗日宣传演出,一边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进发。在中共党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小小剧团”历经艰辛曲折,于当年9月初到达陕北。在“安吴青训班”接受培训时,葛炎参与了多幕歌剧《农村曲》、三幕话剧《大丹河》、两幕歌剧《军民进行曲》等重大演出,后又编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剧团”来到延安,接受了洗星海亲自任教的音乐专业培训,随后奔赴抗战第一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锋剧团负责音乐工作。火热的战斗生活点燃了葛炎强烈的创作激情,接连写出了《保卫黄河》、《屯粮》、《啊,眼目吧!》、《春耕》、《祝贺》、《献给临参会》等歌曲,并创作了一部小歌剧《不当皇协军》。1941年,19岁的葛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了“抗大”文工团音乐队长兼指挥。抗战胜利后,葛炎随“抗大”总校开赴东北,在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继续担任音乐队长兼指挥,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和各种政治宣教工作中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将自己淬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

葛炎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音乐家之一。1948年,葛炎奉调前往刚建立不久的东北电影

制片厂,与何士德、向异、黄淮等一起组成人民电影的第一个音乐创作集体。他先在新闻电影《民主东北》中小试牛刀,为4部短片作曲配乐,初尝电影音乐创作的无限乐趣。紧接着为新中国第二部影片《中华女儿》创作了电影音乐,影片于1950年第五届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影片。1950年,葛炎又调往刚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任作曲组组长,从此开启了他在电影音乐创作上的黄金时代。在1950年代,他先后为《农家乐》、《女司机》、《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洞箫横吹》、《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传》、《聂耳》等9部影片作曲,并担任了《天仙配》的音乐顾问。其中,《聂耳》的音乐(与刘福安、黎英海合作)受到多方好评,影片也于1960年获得了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传记片奖。1960年代,葛炎又为《摩雅泰》、《枯木逢春》、《阿诗玛》等影片作曲,对电影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尤其是《阿诗玛》(与刘琼联合编剧,与罗宗贤联合作曲)的创作,为中国音乐歌舞类型影片的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十年浩劫结束后,葛炎宝刀不老,勤奋工作,先后与谢晋、王炎等导演合作,为《青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笔中情》、《秋瑾》、《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作曲,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音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创了新的面貌。

“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浓郁的民间气息”是葛炎电影音乐创作中始终追求的目标。正如电影音乐家向异所言:“重视民族风格”,可以说已贯穿于葛炎的全部电影音乐创作实践中。”早在东影初创时,葛炎就与朝夕相处的音乐家何士德、向异一起,反复就“我们自己的电影音乐应怎样搞”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在“不能模仿外国音乐”和“要写出中国味儿”的基本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紧接着,葛炎在他第一部故事片《中华女儿》的音乐创作中,即将民族风格摆在了重要位置。受到影片中八女投江英勇事迹的激励,葛炎在创作中仿佛觉得“音乐从内心自然地流淌出来”,短短数日即完成了全部作曲任务。影片的音乐吸收了山西民歌中激昂高亢的神韵,为这部悲壮感人的影片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时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负责人的陈波儿在审看影片后,特发专信祝贺和赞扬,信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的成就及其突出的民族风格。1961年,葛炎在为《枯木逢春》所作电影音乐中锐意创新,全部使用民族管弦乐队,并汲取越剧、淮剧、黄梅戏、评弹等戏曲和曲艺音乐中的特有音调,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委婉深情的地域风格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富江南地域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新的音乐语言,并在与影片叙事有机地交织和渗透中,形成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的艺术美感。在上影厂建立后的第一部农村题材影片《农家乐》中,他有效地使用中西混合乐队描写农村景象,强化了影片的乡土气息;在《洞箫横吹》、《摩雅泰》等影片中,葛炎采用中国民族乐队与西方交响乐队混合演奏或交替演奏的方式,使电影音乐在与情节和画面的结合中彰显出中、西乐队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成为中西文化对话和音乐语言融合的有益探索与成功范例。

立志于填补我国音乐片创作的空白,推动我国音乐类型片的创作和发展,是葛炎音乐人生

中的又一壮举。为了影片《阿诗玛》的创作,他可谓呕心沥血。从1956年至1963年,葛炎曾七下云南,翻山越岭,餐风露宿,几乎跑遍了少数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影片的创作。为了改变以往音乐片基本来自于舞台剧目改编的状况,葛炎在创作中努力“使音乐与戏剧情节,歌唱与表演,舞蹈与生活环境,表演与真实生活场景,影片整个独唱风格,影片节奏与音乐节奏,以及色调,录音……能谱调统一”,用抒情诗般的格调,在没有一句台词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有着重大突破意义的中国音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影片在1982年西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殊荣。

葛炎十分重视电影音乐创作与电影文本的关系,主张音乐家在剧作阶段即介入创作,尤其是音乐片,在剧作阶段即应将音乐、戏剧、文学甚至舞蹈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在影片《聂耳》创作中,他一拿到剧本,即针对原剧作中所提示的音乐内容过于杂乱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详尽的修订方案,在音乐与叙事的融合、戏剧发展逻辑与音乐发展特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影片音乐的整体结构设计,并以贯穿性主题音调的设置,串起全片音乐主线,为聂耳形象塑造、影片主题表达提供了坚实的音乐基础。此后,他甚至亲自操刀,完成了影片《阿诗玛》的剧本创作,并开创了一种分别创作音乐本和文学本,再将二者融为一体的音乐歌舞片剧作方式。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葛炎继续探索电影音乐家参与音乐类型影片剧本写作的创作模式,陆续完成了《洗星海》、《逃离孤岛》等音乐片的电影剧本创作。

葛炎曾担任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虽然没有经过专业院校作曲理论的正规训练和系统学习,完全通过自学成才,但与他合作过的几乎都是鲁凌子风、石挥、沈浮、郑君里、曾和、徐韬、汤晓丹、谢晋等这样著名的导演。谢晋在回忆葛炎时谈到:“在共同合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即是,他搞电影音乐创作中从不单纯只考虑自己专业的配乐作曲的发挥,他很重视影片的剧本基础,所要表达的意境、气氛、剧情,很重视电影各部门综合艺术之间的配合。在影片摄制前,他经常乐意花不少精力为拍好一部影片对剧本提出意见和修改方案,并与合作者共同探讨如何运用电影特性的各种艺术手段来表达影片剧情的需求,推进剧情的发展,深化主题,深化人物,为影片达到较高的艺术质量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创意并提供给导演作参考……”正是秉持着对电影艺术强烈的挚爱和执著的精神,以及谦虚谨慎、认真踏实、执著追求、不懈探索的人格品德和处世风格,使葛炎成长为成绩卓著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为中国银幕上留下了一大批民族风格浓郁、中国风味浓厚、时代特征鲜明的音乐形象。

在电影《阿诗玛》中,美丽的阿诗玛最终化身为一尊石像,永驻石林,千年万载,用美妙的回声,应和着来自人间的呼唤。影片序曲里,葛炎用一个简单的音乐动机,塑造出这一美妙回应的音乐形象,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而葛炎一生所创作的电影音乐,也如同阿诗玛那“永不泯灭的回声”一样,将在世世代代的传唱中,发出永不消散的持续回响,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宝藏。

(作者为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原馆长、研究员)

## 《大众电影》杂志总编辑、著名媒体人辛家宝去世



本报讯《大众电影》杂志总编辑、著名媒体人辛家宝同志于2022年11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60岁。

辛家宝同志自1983年进入《大众电影》杂志社工作以来,始终抱有强烈的事业心与使命感,长期在一线承担大量的采编工作,担任领导之后言传身教,建立起一个能打能拼的记者和编辑团队,在杂志发展和转型期间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辛家宝同志送别仪式将于2022年11月10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 辛家坡上百花香——追思我的总编、老师辛家宝

■ 文/郑坤峰

止不住的泪水,辛总编走的太突然。如果一切顺意,他本月15号就退休了。

### 稿子好写吗

周三(10月26日),感冒请假两周的辛总编来了社里。我去他办公室,他正抽着烟,脸煞白,一副颓败的样子。聊起感冒,他说:“感冒真是能送走一个老人啊。”我说:“这都什么话!”他有气无力地接道:“现在60岁,再过10年,再过20年呢?”彼此沉默抽了几口。

“小郑,听说换了封面,稿子好写吗?”

“还行吧,人都问我什么时候写完,就你还问我好写吗。别操心我这摊子了。”

张老师敲门进来:“家宝,感冒怎么样?”总编重复了不发烧,肌肉疼那些话。张老师:“不发烧,就好办一些,你得去医院啊。有事喊我们啊。”

闲聊了会儿,张老师说:“你感冒了,早点回家歇着吧。”

总编没有接话。现在回想起来,不知是他不想分别(一人回家或孤单),想再一起坐会儿,还是他虚弱得不愿多说话。

总编这次来社里,是他跟大家见的最后一面。

### 走吧

第二天,周四(10月27日),我要到单位写那篇封面。想起总编昨儿那顿劲儿,我改路去了他家。总编单身一人,我得给他搞点热乎吃的。买了菜肉水果,到门口时近中午,敲门。“谁呀?”“我。”半晌没开,又敲。“你,谁呀?”“小郑。”进门相见,状态如昨日。

“吃了没?”“没呢。”“正好,我给你做顿。”“你别忙活了。你怎么过来了?大老远还跑一趟,今儿又不坐班。”

“我打算去单位写写稿子,顺路过来看看你,别有压力,不是特意来看你,哈哈。”

我去做饭,他开了瓶可乐。吃完饭,我俩又聊了会别大意感冒的事儿。

聊完,他说:“走吧,你去单位弄稿子吧,我也休息会。”我说:“记得喝热的,吃热的。有事喊我。”

没成想,这是我跟总编的永别。

### 再来一瓶

这些年,我和总编喝酒选菜馆,夏天烧烤,其它季火锅,无他,可以抽烟。找一犄角昏黄的菜位,把烟点上,只要不轰我们,那就这家了。近两年,我俩主要聚在一家羊蝎

子,198元,精品小锅,有羊尾有羊排有脊骨。他喜欢冻豆腐、蒿子秆,凉菜:白菜心,笋丝。我俩自带一瓶白酒,前些年牛二,这几年黄盖儿,一人一杯,然后开始喝啤的。他啤酒酒量,应该是没量,从开始到散伙,能一直喝。多大的量取决于喝多久。

结账前,他会再点一瓶,我常有不解,心想不是刚才都说了最后一杯吗?今年他才告我:“小郑,啤酒最后要再点一瓶的。一旦有人差点意思,这瓶勾匀,大伙儿就都满足了。”

每次都吃不完,剩下的他打包回家,永远是那句“明天扒拉下,煮个面条。”

送他回家后,他一般给我瓶梨汁或苏打水,“你胃不好,喝点甜的”。他接着喝啤的,至于雪花、燕京还是青岛,不苛求。

### 放松一点

这两年结婚买房,压力不小。我有次跟他说,“我买个自行车会员都琢磨能不能骑回来。”我嘍一口烟,接着说,“但是这一根一块,我从不犹豫,哈哈。”他笑着,“小郑,你和我年轻时太像了,你看我现在还经常一张手帕纸撕开分两次用,这都是年轻时养成的‘坏’习惯。”他也点一支,狠嘍一口。

放松一点,别太紧张了。对自己好一点,你放松了,整个家也就放松了,过日子嘛。真有困难跟我说,老师支持支持你。”

### 老师好

2013年,毕业后,总编和翟社招我进的社里。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周二下午2点来社里,开选题会,跟大家见下,和平东桥。刚开始工作,他就安排了两位优秀又严格的编辑记者带我,那真是手把手教,写完一篇稿子后,就等着老师一个小时的批吧。最厉害的一次,一篇200字的通讯改了7遍。有次总编跟我谈,“再刻苦点,你以为老师是谁都能叫的,关门弟子啊。”我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了最新的1000期封面故事里,最终他把“辛”勾掉了,只留下了“总编”。我笑着问他至于吗?他说“心意领了,留着,对我无所谓,对你可能有影响。”

结婚后,我偶跟媳妇吵架,鸡飞狗跳。开解我最多的反而是他这位老单身,“吵架也是一种沟通。”老师的这句话给我不少安慰,换个角度想,吵架都有劲儿了。

他也跟我说,“活着图啥,不就生活、工作这两样儿。生活,就家人,父母老婆孩子。工作,工作主要就是吐槽领导,你多骂骂我就好了。背着骂啊。”

### 辛家坡

今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60周年,社里百花奖期间在武汉办了60周年展。社里也精选了一些老杂志予以展览,我现场随手拿了一本,1988年12期,翻开恰好是他写的《闽南故事——〈欢乐英雄〉〈阴阳界〉剧组散记》,文章特棒,当时他才26岁,笔名辛家坡。我拍他马屁,北大中文系果然不是盖的。

他是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同龄人,1962年生,北大毕业后就来了社里,一辈子奉献给了《大众电影》,1000期清样儿上还有他的审核签名——临终了,我这段文字还在“卖”他。

### “去你的吧,哈哈”

喝酒时,我问他退休后的打算,他说先回家照顾老娘,尽孝,也顺带调养下身体,这几年,太累,基础病一大堆。

我开他玩笑:“忙完几年后,可得回来啊,我还等着‘卖’你呢。”

他说:“随便卖,不只你,一堆哥们等着卖我呢。卖吧,能卖,那是还有价值。”我问都怎么卖啊?

他喝一口,“去你的吧。哈哈哈哈哈。”

他走那天,一些我曾见过的他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发来微信。大家悲痛不已,悲痛。

### 有时酸点好

追忆着,说来想去,都是我怎么着怎么着,完全没有突显他。想想,好像这些年只从他这索取,想没有多少回报。此次若是关心多一些,若是带他去医院,会不会是另外的结局?

“缘分至此,人生无常,终会有遗憾的,小郑,尽力就好。”6月份,我爹下咽,老师安慰我:“多跟你妈你老婆商量,不要急躁慌乱。有时缘分至此……”

缘分至此啊……周四(10月27日)分别那天,我给他拿了个橘子,拧开瓶牛奶,然后去收拾东西。

“小郑,太甜了。”“谁知道这么扎实,我还以为多少能酸点呢。”“有时酸点好……”老师露出久违的笑容。

(作者系《大众电影》主笔)